

## 夜过香溪

船过三峡大坝二十里就是香溪了。香溪在湖北宜昌的兴山县境内,是昭君故里。相传,昭君在溪边洗脸时,无意中将颈上项链的珍珠散落河中,从此河水碧清透明,水中含有香气,因而得名“香溪”。《兴山县志》载:“香溪水味甚美,常清浊相间,作碧腻色,两岸多香草”,故名“香溪”。可见,那幽谷清溪、花香遍野的灵秀之地,才是溪水飘香的真正原因。真可谓“碧水源流长,神农百草芳,佳人传美名,香溪水更香”。

蓄水后的三峡,少了往日的桀骜不驯和波涛汹涌,平静如歌地流淌在幽远的峡谷中。时间虽然已过午夜,船头甲板上寥寥无几的游客仍然沉浸在对三峡大坝雄伟的兴奋中。他们哪里知道,三峡大坝这个“伟男子”的身边,就静卧着一缕与国命运紧密相连的香魂?

我索性搬来躺椅,一个人来到船顶甲板的观景台上,斜躺在夜色与天水之间。这里大约比水面高出20余米,眼界顿时开阔起来。右边的山谷在船灯的映衬下忽远忽近、忽明忽暗,它们一会儿如梦魇般压迫我的视角和灵魂,一会儿又淡极若无地远驻足,只留给我淡淡的背影。我的灵魂仿佛出窍,游荡在这山和水之中,带着一丝丝虚幻的渴望,虔诚地膜拜在这清凉的江

风中,沉醉在这秀丽的景色里。我终于明白,只有如此空灵的山色,只有这样清润的江风,才能孕育出兼具柔美与刚毅的昭君。

这样的旅行、这样的风景、这样的情愫,人的一生又有几次呢?

香溪近了。昭君出塞这段史实,不知道博得多少人的同声一叹,感叹红颜薄命的悲凉。很少有人细想,昭君出塞并非简单的宫廷恩怨或个人命运悲剧,而是西汉中期复杂政治格局下的必然选择。自汉高祖刘邦“白登之围”后,汉朝对匈奴长期采取“和亲”政策。虽有“文景之治”积累的国力,但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已让国库空虚、民不聊生。到汉元帝时期,匈奴内部发生分裂,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,希望通过联姻巩固联盟。此时的汉朝,既需要安抚归附的匈奴部落,又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,和亲便成为成本最低的政治策略。

纵观中国历史,汉唐虽是中华民族鼎盛之期,但外交政策中“和亲”却屡屡出现。如果站在中国妇女的角度来看历史,汉唐的强盛和外交辉煌的成就,不少是靠女性的牺牲换来的。究竟是谁想到以女子和番的外交政策?昭君出塞的“荣耀”背后,是无数深宫女子的无声叹息,她们或成为政治交易的工具,或在历史长河中默默无闻。

凌晨2点,游轮的前方顿时宽阔了许多,大约这附近就是香溪的入口了。我彷徨的眼光追寻着昭君的足迹:你沐浴的地方一定长满了青苔吧,虽然已历经无数春秋,我分明已经闻到了你飘荡在溪水上的芬芳——那是兼具女儿柔情与家国大义的香气;看到了你婀娜多姿、亭亭玉立的倩影——那身影里藏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使命的坚定;听到了你甜美柔婉的歌声——那歌声中既有个人的哀怨,又有对和平的期盼。我在香溪,却无颜走近你,抚摸你俏丽的容颜,擦干你眼角滚落的泪珠,抚慰你心中的苦楚。恨自己不是画师毛延寿,那样我一定会画出你超世脱俗的美和空谷幽兰的香,更要画出你内心的坚韧;恨自己生不逢时,若是生在元帝时期,身为男儿,定要亲提三尺龙泉宝剑,金戈铁马守护边疆,踏破贺兰山缺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船鸣凄厉地划破夜空,鬼魅般回荡在这嶙峋的峡谷里,伴着这一江的幽怨,呜咽地流去。香溪已在船后,昭君的故事却如这江水般悠长。她的美丽不仅在于“落雁”之容,更在于她在历史洪流中,以柔弱之躯承载起家国重任的悲壮与伟大。

夜过香溪,我不仅看到山水的灵秀,更读懂了一段被美颜传说掩盖的政治往事,以及一位奇女子在历史棋局中的无奈与担当。

## ■书剑飘香

## 掌心里最温暖的底色

行走在大街上,徜徉在公园里,每每看到或者少、或男或女牵着或白或黑、或黄或杂、或大或小的爱犬,总会想起曾经陪伴过自己三四年的那条小黑犬。

结婚成家以前,我仍和父母、妹妹一起居住在原地区歌舞剧团的住房里,房屋背后就是香吾山。那天,不知母亲从哪里抱来了一只小黑犬。只见它浑身黝黑,圆滚滚、肉墩墩、软乎乎的,就像一团未燃的煤球。这只小黑犬的到来,让我和妹妹欣喜不已。我们把它小心安置在竹篮改成的小窝里,并给它取名“黑子”。我还专门跑到新华书店,买了一本《驯犬指南》,照着书上的方法开始对它进行驯养。

自那时起,黑子便在我们兄妹的照料下一天天走进我们的生活,逐渐长大健壮起来。它的毛色极黑,又略带卷曲,油亮亮地泛着光泽,总是喜欢蜷伏在妹妹脚边,或尾随在我身后。每到进食时间,它便会两前爪趴伏在前,在熟悉的“坐好”口令下乖乖静蹲着,直挺挺地伸长脖子,用它那两汪清泉般的黑眼睛直直地紧盯着我,喉间发出低低的呜咽声,涎水如丝线般垂落下来,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惹人怜爱。而当我和妹妹给它喂食时,它又会迅速摇动

尾巴,低下脑袋,忙不迭地卷舌舔食起来。

经过一段时日的驯养,黑子与我们兄妹愈发亲密,我们的口令它能听懂,我们的气息它能辨认,我们的声音它能辨别。黑子渐渐从一团小煤核长成了一个大煤块,也成了我们最亲近的影子和家庭的一分子。不论何时何地,只要没有对它喊出“回去”,它便会一直尾随着你,永远不离不弃。当带它走出家门,来到旷野,它便会撒开四蹄,像一缕欢快的旋风直冲而去,又像一只回旋镖,迅速回到你身边,缠绕在你左右。当轻抚它柔软的后背,它便会温顺地匍匐在你脚边,竖起耳朵,睁大眼睛警觉地观察着四周,守护着它的主人。

犬是粘人的。每当我妹妹下班或放学回来,抑或是出差几天回家,黑子就会借助鼻腔内那1.5亿个嗅觉受体,捕捉到我们的气息,如同离弦之箭,飞奔而来,尾巴摇得像拨浪鼓,前腿离地高高跃起,使劲往你怀里钻,温软湿润的舌头不停地舔着你的手、脸、脖子,恨不得与你融为一体。那股亲热劲儿,真叫人忍俊不禁又欲罢不能,微痒与暖意流遍全身,令人动容。杜甫诗句“旧犬喜我归,低徊入衣裾”,描绘的不正是这般温馨场景吗?

命运无常,生死天定。黑子也是如此,有

来必有去,有生就有死。就在迎接妹妹回家的路上,它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死了。一向温顺平和的黑子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显得如此壮烈。黑色绒毛下,它的胸膛虽已不再起伏,但脊背仍然光滑如初,我和妹妹不停地抚摸着它,心中满是哀伤。我们用厚实的纸板做成棺椁,在家后面的香吾山上深深埋葬了它。

黑子死后,妹妹连续多日茶饭不思,很长一段时间里,家中都少了往日的欢愉;黑子死后,我再也没有养过大狗。不是不再爱它们,而是害怕再次面对爱犬的离去。黑子死了,但它的名字却时常被我们提起,它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,伸手去触,只余温热的记忆。

黑子,这个如煤核般黑乎乎、圆溜溜的精灵,在泥土之下已深睡了几十年。它睡卧的地方,生长出心头永恒的微温,纵使生命燃至灰烬,它也不会冷却——它只是化为一种更浓的情感,潜入我们的血脉,成为我们日后抚摸人间冷暖时,掌心里最温暖的那抹底色。好像作家张洁说过,每个人的心底,都有一块轻易不为外人窥见的绿洲。人也好,犬也罢,爱与被爱,不都是最真挚、最专一、最浓烈情感的双向奔赴吗?在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忙碌中,爱,是不能忘记的。

## ■游强进

## 云海深处的清静之境

驱车驶过高桥头,沿着新修的生态旅游公路前行,远处云雾缭绕间忽现巍峨山影。同车的小张指着天际线说:“瞧见没?那就是鄂南的‘楚南第一峰’大城山,912.5米的海拔虽不算顶高,可四面绝壁陡得跟刀削似的,活脱脱一座天然城堡!”

这座被《水经注》誉为“壁立如城郭”的奇峰,东、南、西三面皆是悬崖,唯有北门有条盘山公路蜿蜒而上。

进山最先撞入眼帘的便是绵延十里的楠竹海。晨雾未散时,千万竿翠竹在薄纱中若隐若现;待到日头爬过龙王尖,整片竹海便泛起翡翠波涛。本地人常说:“大城山的竹子会唱歌。”竹叶摩挲的沙沙声里,冷不丁就会惊起几只野山鸡,扑棱着翅膀掠过竹梢,抖落的露珠在阳光下碎成七彩光斑。

沿着盘山公路转过第七道弯,忽闻淙淙水声。拨开竹丛,但见清溪如银链穿行石间,拇指长的野生鱼在藻荇间游弋。横林的一位夏姓长者说,这里的山泉水泡出

的野茶能喝出月亮的味道。

接近山顶的横林湾,是藏在竹海深处的村庄。几户人家依山而建,青瓦白墙掩映在竹影里。傍晚时分,炊烟裹着腊肉香在村中游走,檐角竹篾灯笼次第亮起,将新编的竹簸箕影子投在粉墙上。

待到月出东山,古井边就热闹起来。纳凉的妇人们摇着蒲扇,给外乡客讲山神娶亲的传说。相传月老把红线系在竹梢上,有情人在满月夜对着古井照影,能看见前世姻缘……井水映着星月,恍惚真能照见百年前的光景。

攀过最后一道陡坡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山顶竟藏着个翡翠般的湖泊!82岁的守庙人张道长正在湖畔清扫落叶:“这叫天池,县志记载东汉张衡在此造过浑天仪呢!”顺着他的烟杆指的方向望去,飞檐翘角的张衡庙倒映水中,恍惚与云影共舞。

湖西侧的老君洞更添神秘,洞口青苔斑驳的石碑记载着抗战传奇:1942年日军连发十三枚炮弹竟无一炸响,如今弹痕仍

嵌在石壁上。

若说竹海是大城山的青衫,那千亩野樱便是它的霓裳。三月春风过处,峭壁间骤然腾起粉白云霞。晨雾漫卷时,落英纷扬飘向张衡庙,古刹飞檐挑着花瓣帘幕,宛如画中景。

暮色四合时,山腰忽传来悠扬曲调,原是采茶归来的姑娘们唱起了鄂南小调:“杨芳杨芳我的乡,青山绿水抱村庄。竹影摇摇酱油香,茶歌飞过九重岗……”

歌声乘着晚风,掠过张衡庙的铜铃,拂过老君洞的藤蔓,最终消散在竹海深处。此刻的大城山,既是地质奇观的博物馆,又是文明交融的活化石——东汉的星辉、抗战的硝烟、道家的清修、农家的炊烟,都在此化作满山青翠。

夜宿横林湾民宿,推窗见星河低垂。山风穿堂而过,带着竹露的清凉。忽然懂得村民说的“离月亮最近”的深意——这里的月光不仅洒在竹梢,更落在每个静听山语的人心上。

## ■陈鸿章

## 那时的暑假

## ■冯朝晖

暑假到了,“小神兽”们又到了尽情撒欢的时候,也到了我们这些家长绞尽脑汁策划孩子们暑期生活的时候。之所以绞尽脑汁,似乎是因为孩子们的暑假除了在家看电视、玩游戏,就只有出去旅游,丝毫不像我们小时候的暑假——那时候,我们的暑假真是其乐无穷,以致于我现在依然常常怀念,心驰神往。

## 抓鱼

那时候,我们做完作业,小伙伴们相约来到后山。听着鸟鸣,沿着清冽的溪流一路上山,清可见底的溪水里,小鱼小虾随处可见。抓这些“小兵小虾”没多大意思,我们要抓的是“大将军”。一路唱着歌,会看到“大将军”——螃蟹在青石板上悠闲地晒着太阳。看到我们,它机警地感觉到危险来临,赶紧躲到水里,但这显然没用。我们小心翼翼探脚下水,一块块翻开石头,它们就藏在石头底下。无处躲藏的螃蟹慌张逃窜,我们欢欣雀跃地尖叫着迅速抓起。如果抓到母蟹,翻开盖子,有时会有一肚子小螃蟹一涌而下,那种情景有多少人见过?那时还不兴吃蟹,胆大的小伙伴会掀开螃蟹的盖子,找躲在里面“法海”。当初学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时,我就抱有疑问:法海也许只躲在西湖的螃蟹里,因为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只法海的蟹。

## 摘枣

大红枣子收了后,有一些树顶上还有没打干净的枣,这时候就轮到我们上场了。哥哥是孩子王,在他的带领下,我们将长长的竹竿绑上钩子,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来到枣树林,男孩们仰头侦察哪一棵树的枣子又甜又多,然后手脚麻利地爬上树,脚踩一踩树枝看看结不结实,再踮着脚,伸手去够就近的枣,接着一阵疯狂地摇动树枝,枣子一颗颗闷声掉在地上。“掉哪了?掉哪了?”我叫着赶紧寻声找去。“那儿,这儿,还有这里!”哥哥站在树上看得清楚,用手指这指那。水沟里,草丛里,我忙得手忙脚乱。这时候的枣子是最好的,一颗颗饱满鲜红,吃一口甜到心里。摇不下来的“顽固分子”,哥哥就拿着长竹竿,瞄准一颗,轻轻一钩,枣子就掉了。那个时候的我们似乎格外机灵,也格外皮实,知道站在树的哪根枝上掉不下来;即使不小心掉下来,也会在伙伴的哈哈大笑中,拍拍屁股赶紧再麻利地爬上树。夏天“修枣”,冬天摘桔子,农村的田间地头,到处都充满快乐!

## 捉萤火虫

那时候,每到晚上,吃过晚饭,我们不约而同来到水塘边——这是萤火虫的聚集地。圆圆的月亮天上一个,塘里一个;满天的星星在空中眨呀眨,一只只萤火虫在草丛里闪啊闪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单手去抓,双手去捧,一只,两只,三只……一一捉好后就放在透明的袋子里,顿时满袋子荧光闪闪,像星星一样亮晶晶。把萤火虫的尾巴涂在手上,手上也亮闪闪的。然后牵着手跳起皮筋:“马兰开花二十一,二五六,二五七,二八二九三十一,三五六,三五七,三八三九四十一……”开心的笑声响彻夜空。

那时候的暑假快乐无处不在,现在多希望孩子们也能体会我们那时的快乐!